

### 接连亮相申城的两个艺术展览引人思考——

# 今天的水墨创新何以不再“跑偏”

■本报记者 范昕

中国水墨发展到今天，需要新的艺术表达。然而让业内有些忧心的是，近年来流行的新水墨、当代水墨、实验水墨等概念，很多时候冲淡了中国艺术的内涵。有的不过是在题材上“泼皮”一些，却并没有探入艺术本体深层的问题。今天的水墨创新何以不再“跑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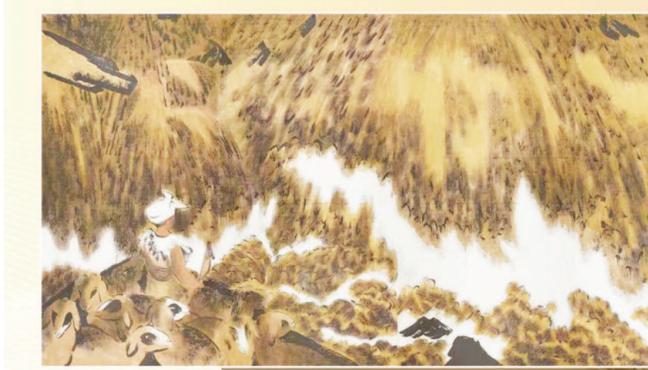
近期接连亮相申城的两个大展——上海海派艺术馆的“江山·人民”新时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和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的“树与石：上海中国画院当代水墨邀请展”，以不同的实践路径聚焦中国水墨的创新。前者特邀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翁翥作为策展人，呈现全国视野，后者由有着深厚积淀的权威中国书画创研机构主导，给出了不同面向的探索。

## 时代呼唤中国水墨艺术的全新表达

水墨创新的紧迫性，越来越引起业内的重视。81岁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杨正新指出：“中国画要让年轻人喜欢，才能传承和发展，也才谈得上有时代性。”申城正在举办的两个大展，汇集了丰富的水墨创新案例，作品或在水墨中注入现代思想、观念、情感、审美等，或让水墨向材料、色彩、形式、构成、精神内蕴等维度展开。

参与“江山·人民”展的30位艺术家中，70岁以上的名家占了相当比重。他们的画非但没有予人老套的感觉，反倒比很多年轻画家的作品更有朝气。例如，《赤水河畔丙安镇》是陈家泠80岁高龄时的创作，将传统青绿和现代水墨相结合，尽显对于传统笔墨和现代构成的独到认识，以五联画构成长卷式开阔全景。在77岁的刘巨德笔下，东方的生命哲学和西方的形式美感交汇，奏响梦与诗的乐章。他以《骆驼草》《金色童年》将传统的写意精神融入抽象化形式，表达自己刻骨铭心的故园之思。

跳出笔墨程式，甚至跳出国画样式，“树与石”展以九位艺术家历经多年堪称成熟的实践，让人们进一步看到水墨艺术的多样化面貌。例如，影像水墨是蔡广斌颇有辨识度的探索成果。他的《中国山》系列，降低了传统水墨中的笔墨因素，而以相纸般的效果强化了观看者的联想，画面似山形的极简形态奇幻又简约、朦胧又神秘，



▲刘巨德的《金色童年》。上海海派艺术馆“江山·人民”新时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现场。（均展方供图）制图：冯晓瑜



▲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树与石：上海中国画院当代水墨邀请展”现场。

颇具东方美感。王天德以烟染、香染的手法打开了中国传统绘画走向现代性的另一种路径。他的《林泉问道》《平山读碑图》等作品，远看如传统水墨山水图，近看画面的斑驳透出秘密，那是一层叠画叠加一层水墨画所形成的错位效果，并且，拼接了历史碑石的拓印，将历史内容注入当代水墨。

## 以传统作为基石的创新才能走向世界

尽管“江山·人民”展与“树与石”展呈现的水墨创新样本甚至路径并不一致，两者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今天，中国水墨的创新，需要既让当代的人们感觉具有时代感，内涵上又接续中国的传统。显然，这种兼顾也带来了创新的难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水墨创新频频“脱轨”。一些艺术家热衷于将水墨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观念、手法相结合，其实不过是将水墨僵化为一种工具，一种艺术表现的媒介材料。在这些作品中，不见艺术家的传统功底，

更看不到作品气韵生动的东方境界，仿佛与水墨承载的中国文化无关甚至割裂开来。

“树与石”展俨然是对这类“跑偏”了的水墨创新的一次清醒审视。其策展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彭莱告诉记者，展览挑选的艺术家均有深厚的传统功底，绝大多数是国画科班出身。他们的作品通过对笔墨传统的反思、对语言形式的转换，比如材料、图像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更好地反映了水墨艺术作为一种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符号的内涵。这也应当成为值得鼓励的水墨艺术探索方向。有意思的是，展览名称“树与石”，正是古代中国山水画的重要局部，代表着笔墨传统的形成，它们在萌生之初同样是革新精神的象征。所有展品均绕不开“树石”图像这一原点，呈现将水墨艺术传统与当代相连接之后的新书写。

“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突破，中国画才有不是走向西方，而是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艺术评论家毛时安如是说。所谓继承，需要今天的艺术家沉下心来细细揣摩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

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蒯海春表示，传统中国画的形成，不仅仅是画一张画，还包括画外之道。例如画好山水，即需要持有林泉之心，通过与自然的交流，让自己的内心空澄纯净，才能看到本真。这也意味着，艺术家从事水墨创新时的继承，是一种融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继承，超越表面的笔墨程式而直指精神内涵。

“国画其实一直在往前走。回看扬州画派或海派绘画，其形成之时也曾惊世骇俗、饱受争议。”彭莱直言。业内认为，在有了传统作为基石之后，水墨创新，胆子不妨大一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去吸纳新的技术、媒材，亦不必执着于“笔+墨”的狭义概念，以“泼”“撞”“拼”“贴”“洒”等多种方式突破原有边界。诚如杨正新所言：“守正创新，守是基础，创是标杆。创的高度决定了画家的成就。”

好的艺术展览，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展示层面，也不仅仅满足于佳作云集。业内期待这样的展览能够给当下中国水墨的创新留下一些思考，甚至能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启引未来一段时间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

# 上海美术的国家记忆，他们值得被看见

## “大师之道”系列将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油画家的历史性贡献推至聚光灯下



▼周碧初的《陶马》。

▲“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现场。（均上海油画雕塑院供图）

►俞云阶的《焕发青春》。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李婷

上海是中国油画的摇篮，百多年来涌现了一大批艺术大家。他们尽他们的所能，接续文明、传承文脉，推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和油画的本土化进程，是上海美术的国家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尚未被社会广泛知晓。日前，上海油画雕塑院发起、策划“大师之道”系列，接连推出“纪念周碧初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系列活动、“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通过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将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油画家群体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推至聚光灯下，让曾经的“看不见”成为“看见”，并从中探寻出其艺术实践对于今天的启发。

## 俞云阶：一生坎坷，但创作始终“勇猛精进”

“虽然俞云阶文献展是前年开始筹备的，但某种意义上说，我为这个展览准备了20年，做了20年学术上的准备。”在昨天举行的“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开幕式上，策展人傅军动情地说。本次展览的主题“勇猛精进”，源自俞云阶刚踏进大学那年，老师徐悲鸿亲笔挥毫写的一个横幅。他以这四个字作为勉励、鞭策俞云阶的箴言。确实，这四个字对俞云阶的一生起着制约和鼓舞的作用。正

如俞云阶生前所言：“每当我遇到挫折和懈怠之时，我只要看到他的题字《勇猛精进》，他的勤奋的音容就仿佛重现在我的眼前。”

作为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中的杰出代表，俞云阶的艺术实践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第一代油画家颜文樑、徐悲鸿等名师所教授的法国学院派写实油画技巧；二是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系统学习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受到法派和苏派双重影响的他，尽管一生坎坷，但始终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与时代同频共振。《吾土吾民》《笛声》《焕发青春》《日日夜夜》……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展厅内呈现的俞云阶各个时期的102件精品原作，是他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留下的宝贵视觉记忆与时代图景。

在为20世纪中国绘画留下许多佳作的同时，他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创作带动教学的方式，培养了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等众多油画精英。陈逸飞和魏景山合作的名作《开路先锋》，便是俞云阶亲自指导的，油画《高歌猛进——9424高炉整体起吊》的草图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草图的正面是《高歌猛进——9424高炉整体起吊》，它的背面是《开路先锋》，都是由俞云阶画的。在傅军看来，某种意义上来说，陈逸飞是站在俞云阶的肩膀上，进而站到了历史的前台。虽然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创作，也都是主题性创作，但《高歌猛进——9424高炉整体起吊》没有《开路先锋》幸运，它没有人选过展览，因缘际会在

上海油画雕塑院的画库中静静存放了半个世纪。“经多方考证后，终于可以在这次文献展上得以第一次公开亮相，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展览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俗称的C位，我想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 周碧初：西方艺术同中国精神相结合的样本

同样是20世纪中国油画艺术的实践者与传承者，周碧初也曾是个被遮蔽的名字。他与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常玉等同为第一代留法艺术家，融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贡献了西方艺术同中国精神相结合的可贵范例。“周老师指导写生十分认真，他常说：‘写生的本质就是要重客观、细观察、深描绘，这是一切的一切。’”作为周碧初执教上海美专期间的学生，油画家邱瑞敏对老师的谆谆教导一直铭记在心。“写生对画家而言，本是极平常的事，但一辈子坚持对景写生决非易事，尤其是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画家已疏于‘户外作业’，但周老师则不然，不管时间如何，他总执着地从写生对象中汲取绘画的灵感。”邱瑞敏回忆，直到古稀之年，周碧初依旧痴心于写生。“我记得随老师去过井冈山写生，还带着被子翻山越岭，到山顶上一个窝坑住下来了，住的条件很差，晚上会听到老鼠走动的声音，但是老师还是坚持在山顶上写生……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很宝贵的艺术养分。”

“周老师不仅是引进西方艺术的开拓者，还将印象主义绘画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图像。”艺术家方世聪说。比如他创作的《新禧》，这幅作品构图严谨，纸糊的兔灯、五颜六色的爆竹以及神态各异的无锡惠山泥人放在一个空间中，构成了既对比又统一和谐而充满生趣的画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民间艺术色彩对比的装饰效果，化“大俗”为“大雅”，洋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文学的诗性。

而在创作《陶马》时，他特意选用了北宋王希孟著名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作为画的背景，一方面通过油画绘制中国山水名作，将中国式的审美和意境有意识地引入到油画中；另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中国油画的文脉身份。诚如周碧初自己生前所言：“西方艺术派借鉴东方的艺术，仍然是西方的艺术流派；东方借鉴印象派，也不能成为他们的翻版，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民族的中国艺术。”业内人士指出，今天，由于上海的开放和包容，让我们得以看到很多西方大师的作品，但对自己的大师和名家也应该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过去，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唯有这样，我们才会对生活的这座城市，脚下的这片土地，怀有更强烈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梅鹤透露，周碧初、俞云阶之后，“大师之道”系列今年还将推出哈定、吴大羽等相关学术活动，深入探讨美术大家对于今天艺术发展的启示性意义和价值。

■本报记者 许畅

雨中漫步苏州河畔淘旧书是什么体验？昨起至27日，上海市的旧书市集又回来了！作为2023上海书展活动的延伸，“淘书乐·樱花谷旧书市集”在苏州路186号开启阅读新体验。

记者昨天上午在市集现场看到，渐大的雨势没有拦住爱书人的步伐，陆续有市民相约来赶集。考虑到天气因素，主办方在展位帐篷两侧加装布幅进行半封闭保护，让图书免受雨水影响，也让读者安心购书；文创区域暂时盖上了防雨布，后续会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开张首日累计卖出了近千册书，感受到很多市民尤其是中老年读者对旧书、纸质书的情有独钟。”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程观察发现，二手书买卖收购近年来尤其火热，背后动因一是出于怀旧情绪，有些书几十年前看过或拥有过，再次偶遇有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感，能唤起一代人共通的记忆；二是部分旧书蕴藏收藏价值，二手书流通也是精品出版物内容价值的延续；三是绿色环保循环理念盛行，渐成城市新风尚。“就像人口处海报上写的‘你家书房新陈代谢了吗’，旧书与新书满足不同读者的多元需求。这也提示出版行业还是要立足于打造优质内容，甚至是传世精品，才能让好书走得更长远。”

## 稀缺性、体验感，让旧书市集“圈粉”

在线上购书、电子阅读流行的当下，淘旧书仍是许多书迷们的日常小确幸。为了让更多爱书人收获“如得良友，如逢故人”的惊喜，上海图书公司承办的“淘书乐·樱花谷旧书市集”，分书刊、展览、讲座、文创、非遗技艺、互动体验等六大板块。此次市集展展互动1.5万余册“宝藏书”，稀缺书、断版书、签名本”等古旧书刊和5000余种特价书，以及千余种由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和上海外文书店公司提供的港台版及原版进口旧书、特价书。

热衷收藏古旧书刊的曾先生，是当天第一位购书者，他入手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获赠了“淘书乐”主题帆布袋。“我第一次在市场上看到这本书，赶紧买下收入囊中！”他还带来藏书《聊斋志异》《芥子园画谱》向书友展示，其父亲和爷爷都喜欢藏书，经过三代人努力，家中目前有5万多册藏书，其中不少是古籍书和线装书。“希望通过旧书市集能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读书，多来这样的户外特色市集逛逛。”他说。

在外滩附近主持讲座的徐家宁，路过市集立即被吸引进来，逛了近一上午。他兴致勃勃向记者展示“战利品”——《北洋军阀史略》《存在与虚无》《新闻研究资料》，“三本共50元，挺便宜的，主要是版本少见，比如萨特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家里有好几版了，但难得看到这本年纪比自己还大。”除了版本的稀缺性，线下体验感也是他所看重的，“现场能摸到书的质感与品相，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可能还有旧书独有的气味，这都是在网上购书所难以替代也无法体验的。”

穿行书摊，市集所展销的古旧书刊绝大多数为单品，从5元1本的连环画到9000元的清光绪二十三年养树山房刻本《辛卯侍行记》六卷，都吸引了读者驻足。此外，还有不少“宝藏书”待有缘人来“淘宝”——比如，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42年、吕思勉所著《先秦史》，1946年由文光书店出版的朱自清《经典常谈》，本草学集大成之作《证类本草》等稀缺书，出版于1957年的《圣鞠斯特》和出版于1962年的《英雄国（上下）》等断版书，以及留有秦瘦鸥签名的《秋海棠》和留有倪墨炎签名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等签名本……这些书目前多已绝版或断版，市面上较为罕见。

## 收获绵长记忆，给书“第二次生命”

低碳环保的二手书，一不留神成了“网红”。市集现场也竖起收购海报和二维码，欢迎市民腾出自己暂不需要的图书，给书“第二次生命”。

“上海旧书店多年来以循环共享为宗旨，除了出售旧书，还提供上门收购旧书的专业服务。”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洪颖透露，旧书收购是该公司的特色业务，这是沪上其他书店鲜有的。“老版旧书在市面上存量稀少，这注定了这类图书在销量和利润方面对公司的贡献有限。但在不少爱书人眼中，旧书不只是一本印刷物，更是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拥有‘考古’信息量。书的生命，是作者和读者共同赋予的，二手书更是在低碳理念下延续一本书的生命。”

“网上也有二手书商家销售，但少了偶遇的喜悦感，在这里除了能真切地、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边翻边感受，还能收获绵长的时光记忆。”徐小姐趁午休休上同事结伴来淘书，她发现，市集或书展容易汇聚更多同道中人和书友，大家一起交流更有氛围。而旧书与读者的相遇，更像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很多书可遇不可求，淘到后还能第一时间和同伴分享，承包了一天的快乐。”

“书集中，时间短、收效大！”81岁老读者方耀庆流连多个摊位，他觉得在旧书市集能短时间内“锁定”胜果，这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市集首日，不少市民读者冒雨而来“淘宝”。（主办方供图）

樱花谷旧书市集在苏州河畔开启阅读新体验

# 雨中淘书乐！你家书房『新陈代谢』了吗